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金台全傳  
第二十七回 使女貪歡傷自命 張鬆兄弟會英雄

話說金台在方府安身，略為傳授方魁幾套拳頭。烏飛兔走，忽然兩月。方府中的丫環卻也不少，內有一個極標緻的梅香，名叫彩雲，年十六歲。說到人家的使女，長大了就要與他完姻，若不許配，便要作怪。只因方太太為他丰姿甚美，要想配一個俊俏後生，因無合適之人，所以把彩雲的親事擱擱了。那彩雲常想佳期，日夜心焦。曾與小使們勾勾嚕嚕，只為怕太太，故未成事。金台在府中兩月以來，彩雲那卻有十餘次見過。看他眉目清秀，年少風流，頓然留意，妄想成雙合歡。幾次暗暗出外，無奈小主與金台同來同往，彩雲好不耐煩，難以親近。那一天，丹陽縣請方公子賞花飲酒去了，金台在書房中間坐無聊，步入園中玩景。彩雲滿心歡欣，瞞了太太，私行進園。在百花台邊見了金台，四顧無人，喜出望外，做出許多風月，走將過來，叫聲：「金二爺來口處。」金台一看，呀，原來是一個梅香，年方二八，即便問道：「姐姐，這裡不是你走的所在，到此何干？」彩雲道：「這裡是吾走慣的。」金台一想：「這句說話原是差了，他是走慣的，如何吾倒不許他走起來呢？差了，差了。」便叫：「姐姐啊，雖是你走慣的，但是吾在這裡，你就不該來了啊。」彩雲道：「來也不妨啊。」丟丟眼色，笑嘻嘻。那好漢滿心疑惑，想這丫頭諒來不是好東西。彩雲叫道：「金二爺，此刻因何在這裡呢？敢是主人不在，無人陪伴麼？若是吾到園中來陪伴你，可好麼？」金台聽了這句話，不覺好笑起來。把那丫頭仔細一看，心中想道：「如此長大，怪不得他起此邪念。但吾金台正大光明，不干這些勾當的。」那彩雲見他笑了一笑，看了一回，會意差了，認得金台是個知音之客，便走近身來扯衣，惹得金台忙忙灑脫了丫環的手，轉身走過西去。彩雲慾火高升，滿面通紅，喘吁吁就在金台背後追上來，扯住衣衿，叫聲：「金二爺慢些走。」金台回頭問道：「你要什麼？」彩雲道：「吾要……」金台道：「吾要什麼？」彩雲道：「吾要……」金台道：「吾要什麼？快快講來。」彩雲道：「啊呀呀，不要什麼，不要什麼。」便來抱住金台的腰。金台此刻好不心焦，喝聲：「賤婢！休得如此。」扭脫身子正要跑時，金台的力氣過大，那丫頭的嫩嫩身子那經得被金台輕輕一扭，就扭斷了兩根骨頭，「啊呀」一聲仰面跌倒，疼痛非凡，滾滾滾去。金台一見，倒覺過意不去，立定身子低頭一看，叫聲：「姐姐啊，這是你自己不好，非關吾事的。嚇，姐姐可不妨事麼？」金台叫一聲，問一聲，約有一個時辰。彩雲漸漸不動了，金台倒急起來了。卻好金菊丫環到來，太太差他來尋彩雲，處處搜尋沒有得見，便嘮叨不住的罵：「娼根，娼根，驢頭，怪頭，那裡去了？嚇，莫非到花園裡去哉。待吾去尋來他。」便自言自語走進花園來。走得無多路，恰遇見金台。那金台看見彩雲跌到在地，滾了一時，身體不動，著急起來。便回身就走，口中說道：「這樣如何是好？啊呀呀，這是那裡說起。」金菊道：「噲！金二爺，吾們彩雲阿姐可在園裡麼？」金台忙道：「不，不，不，不知道。」金菊道：「為何如此？大頭彭天，倒也笑話。」那金台慌忙走到書齋裡來道：「這，這，這，這是那裡說起？嚇，吾只為無聊，玩耍花園，那曉得撞著這輕狂使女，跌下一交便爬來滾去，扒了一回，身子不動，不知跌壞了什麼所在？這般光景，看來有死無生的了。如若無人見，吾還可脫卸。嚇，偏偏這金菊丫頭看見，無私有弊，總要疑猜的。須得快快走開罷。」講到金台是個英雄，如何怕這些事呢？只為方魁待他十分好意，恐防牽涉起來，只道他是沒理之人。雖然不是真的，諒金菊必要說出遇見情由，乃是分不明白。住不得了，走的為上。便急匆匆衣衫不換，盤費不帶，往外就走。忽有一人問道：「金二爺那裡去？」金台道：「吾出園門去走走。」那人道：「吃中飯快哉。」金台道：「曉得了，就來的。」便一竟走到園牆門首。那門上之人亦問道：「金二爺那裡去？」金台道：「大爺不在家裡，淨坐無聊，外面走走就來的。」門上人道：「就來啊。」金台出了方家，走過鳳凰村，便滿身流汗。書中再說金菊到園中，各處多看到，說道：「勿在這裡。那說如此尋法，無得見的。停歇歇太太打起來，吾們大家勿要勸。」一路說，一路走，便一直走到了百花台來。只見彩雲跌在地上，叫不應而問不答。此時金菊頓然呆了，忙忙報與太太知道：「啊呀，太太啊，勿好了，弄出稀奇事來了。」方太太道：「賤人，打發你去尋彩雲，去了許久，倒是大驚小怪，什麼意思？」金菊道：「啊呀，太太啊，並不是丫頭嚇太太，只因奉命去尋彩雲，尋來尋去總無蹤跡，便走進花園。」太太道：「可曾見這賤婢？」金菊道：「見是見的。」太太道：「在該處做什麼？」金菊道：「啊呀，太太啊，丫頭走到百花台邊一看，但見彩雲倒在地上，叫喚他總不作聲，只有微微一口氣了，身體冰冷。」太太道：「那有此事！吾卻不信。」金菊道：「太太勿信，自家出去看。」太太道：「丫環們，隨吾來。」丫環多道：「來哉。」便三個丫環跟了太太，彎彎曲曲走進園來。到百花台邊，果見彩雲倒在地上，身子不動。方老太太便卓然一驚。見他頭髮蓬鬆，爛泥滿身。「嚇，敢是冒痧氣了？或是急症？」金菊道：「太太勿要瞎猜，讓吾裡來脫開了衣裳來看看。」太太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便解了上身衣服，四面一看，「啊呀呀，太太，喏，你看肋閃骨斷了兩根的了。」太太道：「啊呀，這又奇了。不知那個狗才無禮？這還了得！」吩咐合府家人喚進來，待吾究治。金菊道：「太太勿必叫家人，只要問金二爺就好了。」太太道：「為何呢？」金菊道：「太太，方在丫頭走進園門，看見金二爺忙亂得很。」太太道：「你可問他麼？」金菊道：「丫頭問的：『可曾見彩雲麼？』」太太道：「他什麼樣？」金菊道：「他個個搭搭說道：『勿得知。』大頭彭天，急急而奔。叫他來一問就明白了。」方太太聽說，便吩咐喚進金台來。丫環答應一聲，去不多時就來回覆，說：「金台玩耍去了。」方太太便道：「鳳珠、月香同在這裡照看，不可走開啊。」二人多應聲：「是哉。」太太道：「金菊隨吾來。」金菊道：「是，太太請。」方太太心中氣得很，咬牙痛恨金台，說道：「不良野賊，喪盡良心，強姦了彩雲，彩雲不死還有可說，若死了必要他抵命，免教留下禍根。」

約有兩個時辰，公子回府來見太太，說道：「母親在上，孩兒拜見。」方太太道：「畜生！好啊，吾叫你金台留不得，你強留在家。如今他強姦了彩雲，押傷了肋骨，自知情虛，走脫了。」方魁道：「母親，那個金台是個男子漢，決無此事。或有別人亦未可知。」太太道：「畜生，還要代他抵賴。現有金菊見他性急咆哮而走，不是金台還有何人？你若包庇，吾就將你處死。」方魁不得逆命，只得自到花園去看彩雲。一看氣已將斷，兩個丫環哭個不停。便回轉身回到書房中，坐下想道：「金台是好漢，決無這心的。必然另有別人無法。冤屈金台，吾好不忍。」正在納悶，忽有丫環來叫道：「太太請大爺快些進去。」方魁道：「來了。」只得勉強走進去。太太便喝：「畜生！如今彩雲已死，還不報官拿住金台，要等什麼？」方魁道：「嚇，母親，但金台乃奉旨嚴拿的人犯，留在家中原是孩兒該死，如去報官，孩兒免不得竊留欽犯之罪，如何處置？」方太太道：「做母的原叫你不要留，如今據你說來，難道罷了麼？你與丹陽知縣有交情的，快悄悄的去將事情說個明白，他自然周全你，單把金台問罪的。」方魁道：「母親，知縣呢雖有交情，但這件事認起正來，總要咨部，孩兒的名字總去不掉的，連累爺娘有縱子不教之罪了。」一頭說話，便跪下去求道：「伏望娘親開恩，不必報官，且將彩雲悄悄下了棺材。幸虧他父母雙亡，只有一個哥哥現在遠處。金台雖只逃走，各處衙門多出差捉，他終要拿住的。」太太罵道：「不聽娘言，弄出這些事來，應該把你處死的。以後可聽娘言否？真心說出來！」方魁道：「母親，孩兒以後總聽教的了。」太太道：「只是太便宜了金台這狗才。還不快去備棺木成殮彩雲？」方魁道：「是，是，是。待孩兒就去。」方魁便出外，吩咐家人買棺成殮。自己坐在書房中好生煩惱，想：「金台此事總難信；若不是，何以不別而行呢？究不知的係何人害死彩雲的。」此話書中暫且不表。

再說金台並非怕事逃走。只為方魁情義好，雖說無私，卻也妨礙，怕他見怪，匆匆走脫的。想要到桃花莊上去，又恐防方府有人追。不往那處去呢，奈無盤川。說到金台，吃也來得，餓也來得，忍了餓只管走，日夜能行六百里。走到鳳遠地方，只見人煙雲集，熱鬧非凡。金台肚中饑極，只因性急，出門不曾帶得分文。走到麵店內，揀了空座坐定。堂官泡了一碗茶，金台一吃就完，便叫堂信再取茶來。堂信應聲：「是哉。客人等一等。」金台正在等吃，只見幾個堂信慌張走來說道：「客人，金毛太歲來哉。大家快點迎接啊。」吃客多道：「惡蟲來哉，勿得勿接。」便紛紛立起身來，大家出去相迎，惟有金台仍然坐在那裡。跑堂的忙道：「客人，快些立起來，勿要呆。」金台聽說，二目一輪，兩眉一豎，問道：「什麼叫做金毛太歲，要吾迎接？」堂信道：「客人，

他來頭真大，那個敢去得罪他！」金台道：「來頭那樣大法？你且說來。」堂信道：「一字並肩王張千歲大爵主，名鬆，混名金毛太……」那「歲」字未曾出口，那惡少已到。許多男女伺候，堂信道：「小人跪接爵主。」惡少道：「罷了。堂信，跑來，拿兩碗八鮮與吾吃。」堂信應聲：「是哉。」「噲，入娘賊的！大爵主在此，還勿曉得迎接？」金台只做不聞，一動也勿動。堂信忙走過來想扯金台，金台心中大怒，便舉手輕輕一衝，兩個跑堂一齊跌倒。那金毛太歲便怒衝衝道：「你的入娘賊，那裡來的，如此撒野？看見了吾大爵主，叩兩個響頭才是道理，那說動也不動，只怕你活勿耐煩了！」金台道：「呀，你是何人，要吾來叩你的頭麼？」惡少道：「入娘賊，你還勿得知，吾張千歲大爵主，可該應要叩頭麼？」金台道：「呀，呀，呀，吓，敢是你認差了人了。要吾叩頭，如非做夢？」惡少道：「嚇，這也好氣。男的快來捉這！癢居去！」跟來的男女們同聲答應，二十四名家將一起走來。何人上得金台之手？跌的跌，滾的滾，逃的逃，躲的躲。店主人十分著急，跑堂的個個慌張，七張八嘴多說道：「這位爵主是惹不得的。」金台道：「呀，什麼爵主！俺偏要打他。」便把張鬆扭住胸膛，喝聲：「狗頭，什麼要人迎接你？俺是不怕勢頭的。」一面提起拳頭就打，張鬆急得滿面通紅，本是仗勢唬人，原無力氣的，便哀求金台。金台道：「狗頭，吾且問你，以後還要欺侮平人麼？」張鬆道：「勿敢，勿敢。」金台道：「還敢來欺俺麼？」張鬆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

忽聽見門外高聲大喊：「誰敢無理，欺吾哥哥！俺張洪來也。」張鬆聽見，便叫道：「啊呀，兄弟啊，做兄的吃了苦頭了。」張洪道：「嚇，哥哥走開，待吾來報仇便了。」便挺一挺身子走過來，提拳正要來打金台，卻定睛細細一看，便住了拳頭，說道：「請教足下，可是貝州金好漢麼？」金台一想：「什麼他也認得吾的？」回說：「吾叫張大，並非金台。」張洪道：「什麼說話，吾在丹陽鳳凰村上打擂台，上一日打敗了，下一日在那觀看，看見英雄打敗方魁，方知是貝州好漢。渴想之至，恨難親近。難得今朝到此，何須變姓更名來瞞吾呢？」金台聽說，心想道：「原來他在丹陽看吾打擂台，料想瞞不過的，倒不如認了罷。若說要強之時，不管什麼大爵主、小爵主，總要打到他們伏貼。如今見他好好的說，反不能行兇。」便道：「俺正是貝州金台。」張洪哈哈道：「如此，見禮！」金台忙道：「啊呀呀，不敢，不敢。」二人見禮畢，張鬆想道：「做阿哥的吃了他虧，你來與吾報仇才是。為什麼倒是以禮而待，這是何意？」張洪叫聲：「哥哥，這位英雄就是天下有名的貝州金台，須見一禮。」張鬆道：「若說真的，捉去解官才是道理，如何反要見起禮來？好勿色頭。」張洪道：「嚇，哥哥，你說那裡話來？為弟的最愛英雄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況且他是真真一個真好漢，仰名已久，難得相逢。今朝幸而相會，正好盤桓。」張鬆道：「如此，你去與他做朋友，吾勿來。」滿面怒容，拔腳就走。張洪叫道：「嚇，英雄，家兄是個粗莽之人，冒犯之處不可見怪。」金台道：「好說。多承二爵主抬舉，小可冒犯了大爵主，伏乞恕罪。」張洪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二人便分位坐下。那店主登時送八鮮大面來。吃完，張洪會了東，再相請金台家去。

書中先說張鬆回到家中坐定，一聲長歎說道：「吾們的阿二竟變兆了，阿哥吃了別人的虧，兄弟倒與他做朋友。哈哈，這是那裡說起嚇？況且金台是奉旨嚴拿的要犯，應該捉去解官，勿但是替阿哥報仇，而且在王帝面上有功勞了。什麼到是敬重他，真正豈有此理。也罷，待吾進去告訴啊媽。」便灑步走進中堂，把這情由告訴太太。太太聞言，心中大怒，道：「萬事有吾。你且不用心焦，且等兄弟回家喚他進來問他便了，你且出去。」張鬆道：「是了，妮子出去。」走到外面便道：「咳，男的跟吾去闖寡門去。」下人們應聲：「是。」書中丟下張鬆，再說太太喚道：「彩芳，你到外邊打聽，二爵主回來了，說吾有話喚他進來。」彩芳應聲：「是。」連忙走到外面來，當心打聽。不多一回，聽見爵主打道回府，同金台雙雙見禮，遜位坐下，先談談客話，二人正在吃茶，裡邊彩芳走出來道：「嚇，太太有命，請二爵主爺進去。」張洪道：「嚇，來了。英雄請坐，待吾去去就來。」金台道：「爵主請便。」張洪進去。先表金台一人獨自閒觀，只見好高大的廳堂，雕樑畫棟，赫赫威風，富貴氣象，出進下人正多，貓如獅子，犬如狼豹，果然好個藩王府。想：「吾有緣今朝得到此地，吾看那張鬆的行為，原像是個惡少，那張洪做人甚好，比那張鬆大不相同。再者，留吾家來是何主見？方才坐定，又是什麼太太請了進去？不知有何說話。也罷，吾且待他出來便知道了。」要知張爵主拿捉金台情由，請看下回分解。